

反身代詞的無定用法

談《孟子·離婁上》「天下大悅而將歸己」

鄧思穎

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

—

《孟子·離婁上》有這樣的一段話：¹

(一)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爲然。

語法學者一般都認爲古代漢語的「己」是一個「反身代詞」(reflexive)。至於像上述(一)這段話，反身代詞「己」應該指稱甚麼呢？如果將(一)整段文字作爲一個「語境」來考慮，我們不難理解，這個「己」可以指稱「舜」。如果我們從句法學(syntax)的角度出發，以句子作爲研究的獨立單位，例如，我們只是考慮(二)：

(二)天下大悅而將歸己。

那麼，這個「己」究竟又應該指稱甚麼呢？過去的語法學者似乎一直都沒有對這類反身代詞在句法上指稱的問題下一個很明確的界定。

二

反身代詞所指稱的對象可稱之爲「先行詞」(antecedent)，而反身代詞與先行詞之間的指稱關係則形成了一個「局部領域」(local domain)。簡單來說，局部領域包含了一個主語和一個管轄反身代詞的「管轄語」(governor)。² Chomsky 曾明確指出：

1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287。

2 這裏所指的「局部領域」是根據 N. Chomsky, *Knowledge of Language: Its Nature, Origin and Use* (New York: Praeger, 1986)所提出的「完整功能合成」(complete functional complex / CFC)的概念來界定。至於甚麼是管轄語，爲了避免繁複的論述，只舉一個例子來說明：在一句句子里，動詞可以說是賓語的管轄語。

反身代詞在局部領域內必須受到先行詞的約束。

我們就根據這個定義看看「己」在(二)裏的指稱問題。

在句(二)裏，「而」擔當的是一個「表先後的記號」，³因此，我們可以理解「天下」一詞是謂語「大悅」和「將歸己」的主語，意思大約是「天下大悅而天下將歸己」，或者我們可以用(三)的形式來表達：

(三)天下 *i* 大悅而〔*e* 將歸己 * *ij*〕

句(三)的 *e* 代表一個省略了的主語「天下」，*i*、*j* 是指標 (index)。 *e* 和「天下」可以有相同的指標 *i*，表示它們意義相同。此外，我將局部領域的範圍用括號括起來。在這個局部領域裏，動詞「將歸」是「己」的管轄語；*e* (「天下」) 是「己」的主語，而理論上應該是「己」的先行詞，可是在意義上我們卻知道「己」不可能指稱「天下」，因此 *e* (「天下」) 不能與「己」有相同的指標 (* 代表不合語法)。Tang 曾研究發現：⁴

反身代詞的先行詞必須是有生命的。

「天下」是否一個「有生命」的詞？試比較句(二)的兩種英譯：

(a) Suppose the case of *the whole empire* turning in great delight to an individual to submit him...⁵

(b) Shun alone was able to look upon the fact that *the Empire*, being greatly delighted, was turning to him...⁶

從「天下」這個詞本身考慮，再加上英譯的參考，我們相信「天下」應該並不是一個有生命的詞。既然 *e* (「天下」) 不是一個有生命的詞，它也就不可能充當句(三)的「己」的先行詞了。

Rappaport 曾發現俄語反身代詞 *svoi* 在缺乏先行詞的情況下，這個反身代詞往往可以在句中作任意的指稱：⁷

3 周法高《中國古代語法·造句篇(上)》，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1年，頁277。

4 詳見 C. - C. J. Tang, "A Study of Reflexives in Chinese" (M. A. thesi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1985)。

5 J. Legge, *The Four Books* (New York: Paragon, 1966), p. 728.

6 D. C. Lau, *Mencius*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157.

7 俄語羅馬字母的轉寫及它的英譯根據 G. C. Rappaport, "On anaphor binding in Russian", in *Natural Language and Linguistic Theory* 4 (1986), pp. 97-120。簡寫的 NOM 代表主格，ACC 代表賓格，GEN 代表所有格，LOC 代表方位格。

V xokkee, kak i V drugix vidax sporta,
in hockey-LOC as also in other forms-LOC athletics-GEN

[[svoi steny] .igrajut značitel'nuju rol'] .
self's walls-NOM play significant role-ACC

'In hockey, as in other sports, one's own walls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Svoi'在句子裏缺乏一個可指稱的先行詞，因此它可以在句中作任意的指稱。由於「天下」是一個沒有生命的詞，它不可能充當「己」的先行詞，因此「己」在句(三)裏缺乏一個可指稱的先行詞，與上舉 svoi 的條件相似。Rappaport 對俄語這個反身代詞的研究結論，正好用來解釋為甚麼古代漢語「己」可以在句(三)中作任意指稱的原因。

用王力的術語，在這個條件下的「己」可說是指稱一個「無定的主事者」。⁸ 在句法學上的分析，我們也可以將這類的反身代詞稱為一種「無定用法的反身代詞」。句(一)的「己」可以指稱「舜」只不過是純粹根據語境的推測，就正如王力所說：「先用無定語意，然後說出舜來。」⁹ 這已經離開句法上的解釋了。

三

楊伯峻曾對句(二)作過下面的現代漢語翻譯：¹⁰

天下的人都很悅服自己，而且將歸附自己，……。

如果我們同意上述的翻譯，¹¹ 則我們相信在解釋上是存在困難的。在句法上的分析，楊伯峻的語譯可以表達為：

{天下的人 *i* 都很悅服自己 *i*}，而且 {*e_i* 將歸附自己 *i*}

現代漢語「自己」是一個反身代詞，在它的局部領域裏(即括號內)，動詞「悅服」和「將歸附」分別是「自己」的管轄語；而主語「天下的人」和省略了的主語 *e* («天下的人») 是一個有生命的名詞詞組，根據上引 Tang 的定義，它具有充當「自己」的先行詞的條

8 王力《中國語法理論》，北京：中華書局，1955年。

9 同上注，頁36。

10 楊伯峻《孟子譯注》，香港：中華書局，1984年，頁183。

11 究竟「大悅」能否翻譯為「很悅服」？「大悅」一詞在《孟子》一共出現七次，除句(二)外，「大悅」似乎都應該是一個不及物的動詞(或者說這是一個充當謂語的形容詞，解釋為「很高興」。因此像楊伯峻《孟子譯注》的譯文實在值得商榷。

件，因此這個先行詞與「自己」有相同的指標 i ，表示了它們意義上的相等，反身代詞「自己」就不可能是一種無定用法。因為根據上引 Chomsky 的說法，它必須受到局部領域內先行詞的約束，它只能指稱「天下的人」而不可能指稱其他事物。如果按這樣的翻譯，豈不是與《孟子》的原意不符？

四

這篇文章藉着《孟子·離婁上》其中的一句「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裏的「己」的指稱問題，討論了有關反身代詞與它的先行詞之間的關係，以及無定用法反身代詞產生的條件。綜上所述，無定用法反身代詞產生的條件，不僅具有共時的普遍性，也同時具有歷時的普遍性。